

朝鲜朝诗人李瀾化用杜诗典故论略*

崔海莲** 池水涌***

— 次 例 —

1. 引言
2. 李瀾对杜诗诗语的化用
3. 李瀾对杜诗诗句的化用
4. 李瀾对杜诗事典的化用
5. 结语

* 本文系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海外韩国学培育项目“中国华中地区韩国学核心基地培育项目”(课题编号: ASK-2016-INC-223001)的阶段性成果。

** 华中师范大学韩国语系博士生. 280170422@qq.com

*** 华中师范大学韩国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 chishuiyong@163.com

[内容摘要]

李瀾是朝鲜朝后期优秀的诗歌评论家和诗人。李瀾生活的朝鲜朝后期，文坛上盛行“学唐”思潮。在众多唐代诗人及诗歌当中，李瀾最为推崇的是杜甫及其诗歌。可以说，李瀾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活动，与他对杜诗的研究与接受是密不可分的。对杜甫和杜诗的深度理解和高度欣赏，使得李瀾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经常化用杜诗典故，即杜诗语典和事典。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并不是对杜诗表达形式的简单学习和模仿，而是对它富有创造性的“化”和“用”。具体来说，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就是将杜诗的诗语、诗句或事典化解开来，或直接借用，或重新组合，并使之融入自己的诗歌语境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经过了诗人的冥思苦索和深思熟虑，达到了一种“旧中出新”的化用效果。故此，我们可以从“师”“造”“新”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李瀾化用杜诗典故的本质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不仅仅是他学识、性格、思想、情感等诗人自我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诗人对杜诗思想情感和诗歌风格的秉承和扩展，是对杜诗艺术生命的一种跨时空、跨国界的传承和弘扬。

关键词：李瀾，杜诗，语典，事典，化用

1. 引言

李瀼（1681—1763），字子新，籍贯为京畿道骊州，因其居住地是京畿道广州之瞻星，故自号星湖。李瀼是朝鲜朝后期经学派实学巨匠，也是优秀的诗歌评论家和诗人。李瀼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活动，与他对杜诗的研究与接受是密不可分的。李瀼生活的朝鲜朝后期，文坛上盛行“学唐”思潮。在众多唐代诗人及诗歌当中，李瀼最为推崇的是杜甫及其诗歌。李瀼深受朝鲜朝党争之祸害，经历坎坷，终生不仕，但作为朝鲜朝后期进步的实学派文人，他始终心系国事、情牵民生。因此，杜甫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和家国情怀，在李瀼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此同时，杜甫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写作态度和精湛的诗艺，以及杜诗中所蕴涵的“悲台萧瑟石龕崧，哀壑杈桎号呼汹”（〈王兵马使二角鹰〉）的精神气骨，使李瀼对杜甫及其诗歌感到由衷的钦佩。¹ 李瀼潜心致力于对杜诗的研究和学习，可谓皆缘于此。

李瀼作为朝鲜朝后期出色的杜诗评论家和研究者，他从不同的角度对杜诗进行了颇具特色的评论和研究。《星湖僿说》三十卷是由李瀼撰写的诗话专著，其中有体现其诗学思想的“诗文”共计三百八十余条。在这三百八十余条中，与杜甫有关的条目就多达五十余条，这些材料或论及杜诗的文学地位、或论及杜诗的思想内容、或对杜诗进行评说。² 值得一提的是，李瀼善于从词语、句意、结构等角度，对杜诗进行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阐释，尤其是他对杜诗词语的注释和考辨，颇具新意。李瀼不仅对杜诗的单字或者词语做深层次的注释，而且大胆指出前代注

1 李瀼，《星湖僿说》，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31页。

2 姚奎·杨中川，「李瀼『星湖僿说』中的杜诗评论」，《阿坝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2017年，第87页。

家的错误或不足³，表现出其深厚的诗学功底和高超的审美鉴赏力。

李灏不仅是朝鲜朝后期出色的诗论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对杜甫和杜诗的深度理解和高度欣赏，使得李灏在诗歌创作中经常化用杜诗典故，包括杜诗语典和事典。事实上，化用前人的诗文典故，是古代中国文人经常使用的诗文创作手法。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道：“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对前人诗文典故的化用并不仅仅是“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更是一种“点铁成金”的艺术创作过程，通过这种过程实现作品在语言和思想上的创新。由于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韩国古代文人在诗文创作中也经常化用中国文人的诗文典故。李灏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可谓沿袭了韩国古代文人的这种诗文创作传统，只是李灏生活在“学唐”思潮盛行的朝鲜朝后期，在众多唐代诗人及诗歌当中，又最为推崇杜甫及其诗歌，所以他在诗歌创作中更多地化用杜诗典故。

李灏对杜诗典故的化用，是他诗歌创作的一大特征，其中不乏语言和思想上的创新和升华。只可惜以往学界对李灏和杜诗的关联研究，往往局限在李灏对杜诗的注解、考释和评论，而很少关注李灏在诗歌创作中对杜诗典故，即杜诗语典（诗语、诗句）和事典的化用。有鉴于此，本文将选取李灏的部分汉诗作品，考察和分析李灏对杜诗典故的化用，进而揭示李灏对杜诗接受方式及特点。

2. 李灏对杜诗诗语的化用

本文所说的杜诗诗语，是指杜诗中使用的词汇或词组，它们是组成

3 王成，「朝鲜诗家李灏论杜诗」，《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2016年，第53页。

杜诗诗句的最小单位，一般不超过4个字。李瀼在诗歌创作中，经常化用杜诗诗语。在现存的李瀼汉诗作品中，共有23处化用了杜诗诗语，用以写景状物、表情达意。李瀼对杜诗诗语的化用，看似信手拈来，却经过了诗人的深思熟虑。下面将选取李瀼的部分汉诗作品，考察和分析李瀼对杜诗诗语的化用。

风飘散迹不停萍，惯见菁华电样经。
 偶向孤村谋信宿，时随双舄出郊垌。
 春声暗透鸡鸣巷，夕照斜明雁落汀。
 未必壶觞心骨醉，乾坤和气与通灵。⁴

这是李瀼的七律组诗〈旅怀二首〉中的第二首。诗中的“菁华”一语，来自杜甫的五言长诗〈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中的第五联：“筋力妻孥问，菁华岁月迁”。这首诗是杜甫在夔州的第二年寄给两位友人的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告诉两位友人自己在夔州的情况，为自己以后去友人所在的江陵生活做准备。尽管是用来跟朋友通气的一封信，但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复杂的心境，其中既有对壮志未酬的遗恨，也有对青春不再的慨叹，而诗人的这种情感通过“菁华”一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李瀼的〈旅怀二首〉是诗人借宿在渔村和江村时创作的抒怀之作。诗人在诗中化用杜诗中的“菁华”一语，则主要表达了岁月无情、人生无常的慨叹。也就是说，李诗中化用的“菁华”一语，固然含有杜诗中的“青春年华”之意，但又多了“岁月”和“人生”的新意，这一点从“风飘散迹不停萍”一句中不难看出。“菁华”一语，尽管在杜甫之前和之后的文人笔下均有所见，如《尚书大传》中无名氏的〈卿云歌〉，中唐诗人元稹的〈献荥阳公诗五十韵〉，宋代刘辰翁的〈临江仙·我去就他甚易〉，以及刘克庄的〈新元二首〉等作品中都出现了“菁华”一语，但“李瀼生活

4 李瀼，『星湖全集』卷1.

的朝鲜朝时期多读李白与杜甫”⁵，并且杜甫在其作品中所表达的心境与情感更能引起李灏的共鸣，故此可以推断李灏在诗中化用“菁华”一语，更多的是受到杜诗的影响。

北陆夔风正斗柯， 笼中日月剧投梭。
百年将半知谁免， 一乐无双奈我何。
满眼风埃挥手久， 随身毫墨赏心多。
祇今咬菜贫非病， 重续人间曳履歌。

家贫不废一簞欢， 况复天时向履端。
盍酒能谐醺骨醉， 砚冰刚验折绵寒。
寻行数墨心应得， 品月题风兴未阑。
茂远关门人自在， 未嫌头上误身冠。⁶

以上是李灏的七律组诗〈又题四首〉中的第二首和第四首。李灏在〈又题四首·其二〉中，借用了杜诗诗语“日月笼中”，它来自杜甫的七律〈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广州〉的颈联：“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杜甫在这首诗里谈到了大自然的秩序和规律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相处之道，他认为：日月尚且犹如笼中之鸟，何况世人？乾坤尚且犹如水上之萍，何况天下？也就是说，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一个渺小的存在，人类只有承认自身的局限性，对大自然的秩序和规律产生敬畏感，才能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李灏在〈又题四首·其四〉中，又借用了杜诗诗语“儒冠误”，它来自杜甫的五言长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第一联：“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杜甫的这首诗是诗人困守长安十年时期写的作品，此诗虽然是求人援引的干谒之作，但诗人却做到不卑不亢，直

5 崔博光,「星湖李灏의 诗论—实学派文学观의 一端」,『우리 문학 연구』3, 우리 문학 회, 1978年, 第67页.

6 李灏,『星湖全集』卷2.

抒胸臆，吐出长期郁积下来的对封建统治者压制人才的悲愤不平。特别是其开头两句，开门见山，指出了全篇的主旨，有力地抨击了不学无术却无饥饿之忧、满腹经纶却穷困潦倒的黑暗现实。李瀾在〈又题四首〉中描写了诗人山中索居、安贫乐道的日常生活。其中既有人生无常和体弱多病带来的生活苦恼，也有田野躬耕和读书感悟带来的人间乐趣。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从上述杜甫的两首看似并不相干的作品中分别借用一个诗语，把它们融入到自己的组诗之中，使之各得其所、生发新意。比如，〈又题四首·其二〉中的“笼中日月”不仅表示大自然的秩序和规律，而且含有“日月如梭”之意，给“笼中日月”赋予了“岁月无情催人老”的新意；又如，〈又题四首·其四〉中的“茂远关门人自在，未嫌头上误身冠”一联，表示自己远离尘世功名，以读书写作为乐，即使满腹经纶也不会贻误自身，其中的“未嫌头上误身冠”一句与杜诗原句“儒冠多误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里，诗人巧妙地反其意而用之，讽刺封建社会贤愚倒置的人才制度，很好地达到了反讽的效果。

颈缩涔涔废凤兴，天时知道大寒仍。
推求巧历应先卜，殿屎愚氓浪见憎。
户牖明生犹爱日，研毫冷透亦坚冰。
朝来戏语资欢笑，不是临渊也战兢。⁷

这是李瀾的一首七律诗，题目为〈大寒〉。诗人在该诗的首联首句借用了杜诗中的“涔涔”一词，它来自杜甫的五言长篇排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的一联：“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杜甫的这首诗写于大历五年，是诗人从潭州（今湖南长沙）乘船赴岳阳的途中写下的绝笔诗。杜甫在诗中叙述了自己的病情，回顾了半生颠沛流离之苦，全诗充满了凄切动人的家国之忧。李瀾在晚年贫病交加、孤苦

7 李瀾，『星湖全集』卷1.

无依，其处境和晚年的杜甫比较相似。所以，他在构思和写作〈大寒〉这首诗的时候，很自然地联想到上述杜诗中的“涔涔”一词，并把它化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涔涔”一词在杜诗中主要形容“病情沉重”，而到了李灏的作品中则多了一层“天寒地冻”的含义，即诗人表示自己因为病情沉重和天寒地冻，不能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来活动。难能可贵的是，李灏在这首诗中并没有停留在对自身艰难处境的诉说，而是对在北方寒冷的天气中愁苦呻吟的朝鲜老百姓给予了深切的同情（“殿屎愚氓浪见憎”），表现出其高尚的爱民思想，而他的这种爱民思想又与上述杜诗中所体现的崇高的家国情怀遥相呼应。

用拙随时道自存，仪形已远不能喧。
 可堪兰谷香空在，卷与先生殉九原。⁸

这是李灏写给亡友的挽歌诗，叫做〈挽坡隐朴先生浩三首〉。在〈挽坡隐朴先生浩三首·其二〉中，李灏借用了杜诗中的“用拙存道”一语，它来自杜甫的五律组诗〈屏迹三首〉中的第一首首联：“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杜甫的〈屏迹三首〉是诗人晚年退居成都草堂时所作。诗人在第一首首联中强调人类应该顺应自然之道，在清心寡欲中体会自然中每一件事物带给自己的感受。诗人认为天道、地道、人道都在“拙”之中，因此，用拙心静，才能存道；幽居身闲，才能近察物情，表达了诗人清高自守、恬淡闲适的情感追求。李灏这首挽歌诗中的主人公朴浩先生，是李灏志同道合的前辈和友人，他在生前和诗人一样一直在践行着杜甫所倡导的“守拙即是守道”的生活理念和人生哲学，远离官场，专事学问研究，清贫自守，安贫乐道，矢志不移。因此，李灏便借用杜甫的“用拙存道”一语来哀悼和追念逝者，并以此来赞美逝者生前守正笃实的生活志向和美好品德。

⁸ 李灏,『星湖全集』卷1.

李瀼对杜诗诗语的化用，往往在基本保持原语形式和含义的基础上，根据作品修辞和情感表达的需要，做一些原语形式的微调或内含上的扩展。杜甫和李瀼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他们创作相关诗歌作品时的境况也不尽相同。因此，被化用的杜诗诗语在李瀼的诗歌作品中呈现出某些形式和意义上的变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它不仅体现了李瀼对杜诗情感和审美趣味的认同，同时也体现了诗人自己深刻的人生思索和鲜明的价值取向。

3. 李瀼对杜诗诗句的化用

对杜诗诗句的化用，也是李瀼汉诗创作中常见的一种修辞现象。这里所说的杜诗诗句，是指组成杜诗的律诗结构的句子。在现存的李瀼汉诗作品中，共有25处化用了杜诗诗句。李瀼化用杜诗诗句，往往化用其中的一联或两联，在形式上改变或重组原句形式，在内容上深化或重塑原句的意蕴或意境，并以此构筑其新的诗歌艺术世界。下面将选取李瀼的部分汉诗作品，考察和分析李瀼对杜诗诗句的化用。

天寒泽国北风驱，哀壑杈枒夜雪铺。
万丈峰尖晞羽翮，千重野色视平芜。
谁知兔走无全窟，伫待鹏搏有远图。
百战争能行且见，攫身只觉似愁胡。⁹

这是李瀼的七律〈鹰〉，其中的尾联：“百战争能行且见，攫身只觉似愁胡”，化用了杜甫的五律〈画鹰〉的颌联：“攫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杜甫的〈画鹰〉是一首借鹰言志的题画诗，是杜甫早期的作品。此时诗人正当年少，富于理想，充满着青春活力和积极进取之心。在

⁹ 李瀼，《星湖全集》卷2.

这首题画诗中，诗人便通过描绘画中雄鹰的威猛姿态和飞动的神情，以及搏击的激情，表现了作者青年时代昂扬奋发的心志和鄙视平庸、嫉恶如仇的性情。李颀在〈鹰〉这首诗中，也描写了一只雄鹰，它的威猛姿态和锐利的目光酷似杜诗中描绘的雄鹰，而它所呈现的战斗激情与杜诗中的雄鹰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杜诗中，雄鹰准备搏击的是“凡鸟”，即误国的庸人，表现了涉世未深的青年杜甫的美好理想和雄心壮志；在李诗中，雄鹰想要搏击的则是“大鹏”，它是鸟中之王，作品中喻指互相勾结、排斥异己、热衷于争权夺利的朋党，表现了深受党争之祸害的李颀对朋党政治的深恶痛绝。可见，尽管李诗的尾联化用了杜诗的颌联，但李诗中的雄鹰被作者赋予了更加艰巨而崇高的使命，显得更加雄健有力、骁勇善战。

气味相求尽与群，曾言携手出埃纷。
 营为只有三余业，整顿须如百战军。
 容易得来身卧地，等闲看过手翻云。
 逝将皓发期终始，不害真心业少文。¹⁰

以上是李颀的七律组诗〈次黄静叔七首〉，它是诗人唱和友人黄静叔的次韵之作。李颀在〈次黄静叔七首·其三〉的颈联中，化用了杜诗的七言绝句〈贫交行〉中的前两句：“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杜甫的这首诗作于诗人困守长安时期。诗人为谋求一官半职，到处求人，却常遭冷遇。在饱受世态炎凉、人情淡薄的苦味之后，他愤然写下这首描写贫贱之交的传世名作。诗人认为古人以友情为重，重于磐石，相形之下，“今人”的“轻薄”越发显得突出，以致于古人的美德被“今人”像土块一样抛弃得十分彻底。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夸张的语气，抨击人情浇薄、黑暗冷酷的现实，吐露出心中郁结的愤

10 李颀，『星湖全集』卷2.

懣与悲辛。李滢的〈次黄静叔七首〉写的是诗人与友人黄静叔之间的君子之交。诗人认为自己和友人之间的交情可谓“自是心交堪比水”（〈次黄静叔七首·其二〉），高雅纯净、清淡如水。从〈次黄静叔七首·其三〉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和友人黄静叔是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他们意气相投，远离世俗，过着“营为只有三余业”的隐居生活。所以，面对冷酷势利的世道，他们能够做到从容不迫、等闲视之，就像诗人在〈次黄静叔七首·其三〉的颈联中所写的那样：“容易得来身卧地，等闲看过手翻云”。如前所述，李诗的这一联是对杜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的化用。尽管前者在表达方式上不同于后者，面对浇薄势利的世道显得从容与安详，但两者对“交友之道”的看法却是一脉相通的，那就是“势利之交不可靠，贫贱方能见真交”。

大相手中一小伞，栋宇未足防雨漏。
雨漏床床无干处，有伞犹可头上覆。
因思葺屋多辛苦，一年恒存济黔首。
夫人慎莫笑我愚，此物未必家家有。
身居具瞻乏谋猷，此生何以答吾君。
檮题数尺世自多，分外一毫皆浮云。
传家清白是青毡，四壁把作幬幪看。
杜甫诗中好思量，恨不大庇天下寒。
生无逸乐死后名，一脉清风不尽吹。
寄语高明室中儿，试向东门觅遗基。¹¹

这是李滢的七言歌行体古诗〈手伞行〉。诗人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个清廉无私、体恤百姓的宰相形象。在阴雨连绵的梅雨季节，这位宰相虽然自己住在漏雨的草房里，却一心想着为百姓排忧解难。诗人为了

11 李滢，『星湖全集』卷8.

突出这位宰相的高风亮节，在作品的两处化用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其中“雨漏床床无干处，有伞犹可头上覆”，化用了杜诗中的“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杜甫诗中好思量，恨不大庇天下寒”，则化用了杜诗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诗人旅居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行体古诗。此诗叙述作者的茅屋被秋风所破以致全家遭雨淋的痛苦经历，但诗人并没有孤立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体现了诗人崇高的思想境界。李灏的〈手伞行〉在总体思想和情感方面与杜诗基本相似，也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而不同之处则在于它塑造了一个廉洁奉公、关心民众的宰相形象，并通过他的形象体现了忧国爱民、知行合一的实学精神。面对茅屋漏雨全家遭殃的窘境，他想到的是同样经历此番困境的普通百姓，并且要想方设法替他们排忧解难：“身居具瞻乏谋猷，此生何以答吾君”；想到杜甫表达的美好理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则希望天下有权有势的人能够把它付诸实践。上述李诗中的两个诗联——“雨漏床床无干处，有伞犹可头上覆”和“杜甫诗中好思量，恨不大庇天下寒”，虽然化用了杜诗的相关诗句，但它们已经融入到李诗所构筑的新的意境之中，并且作为李诗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促使人们思考和感悟诗人所标榜的实学精神。

风轻野阔雪横驰，油帽油衫蔽不支。
 款段马疲冰作鬣，浩然巾透粟生肌。
 争如汉塞惊沙势，正忆梁园集霰时。
 可耐林昏孤店远，迟回歧路苦低垂。¹²

12 李灏，『星湖全集』卷2.

这是李瀾的一首七律诗，题目为〈风雪〉。诗人在这首诗的尾联化用了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八〉的尾联：“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秋兴八首〉是杜甫在夔州时所作的七律组诗，当时诗人弃官已历七载。这首诗以遥望长安为主题，以关切祖国安危的沉重心情为基调，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情绪。全诗感物伤怀，借深秋衰惨冷寂之景烘托出诗人的忧国之情和孤独抑郁之感，抒发诗人之暮年知交零落、漂泊无依、空怀抱负的悲凉心境。上述“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一联，则表达了诗人“青春献赋之豪情不再，只能在苦吟中白头低垂”的无奈与伤感。李瀾的〈风雪〉一诗，描绘了诗人驾驭款段马冒着刺骨寒雪艰难前行的情景和在夜幕降临的树林岔路口迟疑彷徨的身影，并通过这两个不同画面表达了诗人饱经风霜而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发出了诗人人生易老而壮志难酬的慨叹。如果把李瀾〈风雪〉的尾联和杜甫〈秋兴八首·其八〉的尾联作一下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前者化用了后者，借以表达诗人自己深切而苦涩的忧世情怀。尽管李诗中展现的意境与杜诗不同，但贯穿其中的情感基调与杜诗是一样的，那就是抒情主人公“身怀抱负而壮志难酬”的悲凉心境，而李诗对杜诗的化用之妙就在这里。

显阙阳川又席珍，深知夫子腹精纯。
 才华自足辉当世，福佑曾称异等偷。
 病枕频移淹岁月，仙期遽迫厌风尘。
 忍言辛酉同修禊，二十人中哭九人。¹³

李瀾的七律组诗〈挽许进士煜三首〉，是诗人写给亡友的挽歌诗。诗人在其中第二首的颈联，化用了杜甫的〈峡中览物〉中的颈联：“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经春长薜萝”。杜甫的这首诗是诗人在夔州时创作

13 李瀾,『星湖全集』卷2.

的七律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回归家乡、回到京城的意愿。诗人看到巫峡便联想起华山，见到蜀江便联想起黄河，可见其思乡心切。诗人认为夔州这个地方“形胜有余风土恶”，所以他渴望离开此地回到家乡。颈联中的“舟中得病”与尾联中的“风土恶”前后照应，很好地诠释了诗人此时思乡心切的心境。李灏在〈挽许进士煜三首〉中，对友人许进士的逝去表达了由衷的哀悼和惋惜。诗人和许进士是自幼亲密玩耍且陪伴长大的莫逆之交，彼此欣赏对方的人品和才华，互相同情对方的坎坷遭遇。因此，诗人对友人的逝去感到非常伤心，以致发出“同甲君先泉下去，此生无复说情亲”（〈挽许进士煜三首·其一〉）的慨叹。李灏在〈挽许进士煜三首·其二〉的颈联中化用了杜甫的〈峡中览物〉中的颈联，但两者所展现的意境和寓意很不相同。在杜诗中，尽管诗人卧病在床，但他归心似箭，对未来抱有希望，所以在这里以寓意“新生”的“春季”来衬托诗人此时的心境；而在李诗中，主人公许进士频移病枕，看透了世间丑恶与人情冷暖，对未来心已死，踏入“仙界”也许是他摆脱世俗困境的最佳选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李灏对友人许进士的哀悼和追念中，暗含着对黑暗世道的不满和批判。

李灏对杜诗诗句的化用，是形式和内容上取“我”所需的一种重新整合。它在形式上通过对原句形式的改变或重组来造出新句，在内容上则融入诗人自己的思索与情感，生发出新的意蕴或意境，从而达到“旧中出新”的化用境界。李灏对杜诗诗句的化用，既是诗人对杜诗诗句的深化运用和深度阐发，也是诗人表达思想感情、营造诗歌意境的有效手段，其中伴随着形式和内容的创新。

4. 李灏对杜诗事典的化用

李灏在汉诗创作中，不仅化用杜诗语典，而且化用杜诗事典。这里所说的杜诗事典，是指来自杜诗的成语事典、人物事典和意象事典。

在现存李瀾的汉诗作品中，共有4处化用了杜诗事典。李瀾化用杜诗事典，旨在以古比今、借古抒怀，它不仅丰富了李瀾诗歌的内容，而且增强了李瀾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下面将通过具体的汉诗作品，考察和分析李瀾对杜诗事典的化用。

莫弹乌，乌不啄凤凤自飞。凤为三百六十长，羽族安敢干灵威。
 乌敢啄，纵不归去亦犹归。家家挟弹乱飞丸，处处群飞莫黑非。
 泉亭糯饭不复睹，茂林修竹皆合围。弹乌乌既远，凤兮来庶几。
 凤不来，但见忧思集宫闱。曾闻舜文太平时，九苞高翔览德辉。
 朝阳树老世恣恣，白云千载空依依。谁家野雀等闲过，真贖纷纷狗变衣。

闻道天为出凤食，虫满山松叶全稀。¹⁴

这是李瀾的一首乐府诗，名叫〈弹乌曲〉。该诗倒数第二联中的“真贖纷纷狗变衣”一句，化用了来自杜诗的成语事典——“白衣苍狗”。这个成语事典出自杜甫的七言排律〈可叹〉，它是一首写人的叙事诗，诗中的主人公是和杜甫同时代的诗人王季友。王季友年轻时家贫，以卖草鞋为生，出生富家的妻子柳氏嫌弃他，离家出走，而不明真相的人，纷纷指责王季友。王季友在贫困孤独中发奋攻读，后来考上状元，成为一代名流。大悲大喜，大辱大荣，在王季友的一生中相交替换，其转换恰如杜甫在诗中所描述的那样：“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须变换如苍狗”。杜甫通过这样的描述，一是为承蒙不白之冤的王季友鸣不平，二是慨叹人事和世态的变幻无常，“白衣苍狗”（亦称“白云苍狗”）这一成语事典，便由此产生。李瀾的〈弹乌曲〉是一首寓言诗，诗人通过凤凰、乌鸦、松毛虫等动物，形象地描写了日趋激烈的党争给朝鲜带来的不良影响。在作品中，诗人用凤凰比喻那些被奸佞之徒挤出朝廷的国家栋梁之材，用

14 李瀾，《星湖全集》卷7。

乌鸦比喻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正直之士，用松毛虫比喻一群贻误国事的小人。诗人认为由于小人热衷于党争、奸臣当道，所以导致国无宁日，那些国家栋梁之材和正直之士无用武之地，国力也随之日益式微。诗人在该诗倒数第二联中化用“白衣苍狗”这一来自杜甫的成语事典，一方面为那些蒙受党争之祸害的忠良之士鸣不平，一方面对是非难辨、变化无常的党争给国家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表示深切的忧虑。

侵侵懒性长痴聋，日见昏眸睡觉红。
有口皆称漫浪子，无人肯访浣花翁。
山中习静惟忘老，枕上哦诗不尚工。
揽取尧夫观物兴，优游卒岁入和同。¹⁵

以上是李灏七律组诗〈又题四首〉中的第三首。在这首诗的颔联中，李灏化用了来自杜甫的人物事典——“浣花翁”。“浣花翁”，亦称“浣花叟”，指诗人杜甫，更准确地说是指居住在成都时的诗人杜甫。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携家人到成都定居。杜甫一家初到成都的时候，暂时住在浣花溪寺（又叫草堂寺），杜甫有诗句云：“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酬高使君相赠〉），诗中所说的“古寺”就是浣花溪寺。从此，杜甫与“浣花溪”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此时，杜甫的政治理想已经幻灭。因此，来到成都的第二年，他就在浣花溪旁修建草堂，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浣花叟”“浣花翁”之美名，便随之而来。杜甫虽然在成都只待了短短几年时间，并且生活上基本靠朋友接济度日，但这却是他和家人度过的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诗人有时坐在幽静的草堂里饮酒作诗，有时则陪着家人在浣花溪泛舟游玩，享受着久违的天伦之乐，这种恬淡闲适的生活让诗人感到轻松又自在。李灏在〈又题四首〉中描写了自己山中索居、安贫乐道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态度，而在其中的第三首中，他

15 李灏，《星湖全集》卷2。

更是以“浣花翁”自喻。毋庸置疑，李瀾知道“浣花翁”这一事典中所蕴涵的深刻含义，而他之所以以“浣花翁”自喻，显然是因为诗人在内心深处非常敬佩杜甫，敬佩他不因贫困而改变自己道德意志的人生态度和人格魅力。

久矣西郊施未行，俄看雷雨勤还盈。
 隰秧原菽相先后，女耨男耕总课程。
 邮暇暂须田父祝，陂渠那复獠奴争。
 太空无语惟仁覆，伫待南讹百种成。¹⁶

这是李瀾的七律组诗〈田家喜雨八首〉中的第二首。诗人在这首诗的颈联中，化用了来自杜诗的人物事典——“獠奴”。“獠奴”事典来自杜甫的七律〈示獠奴阿段〉，此诗为獠童引泉而作。獠奴阿段是杜甫住在夔州时相伴的仆人。夔俗无井，以竹引山泉而饮。每当入夜后，当地人（包括獠奴）就争抢剩下的一点点泉水。泉水来自山顶云端，那里经常出没虎豹，而獠奴阿段却无所畏惧、不辞辛苦地去往深山取水，为患有消渴症的杜甫提供饮用水。杜甫在这首诗中，描述了当地缺乏水资源的恶劣环境，更是表达了对勇敢、善良的獠奴阿段的赞赏。李瀾长期生活在地方乡村，耳闻目睹农民的艰苦生活，因此，他特别关心和同情农民的生活，以致提出“士农合一”的实学主张。他的七律组诗〈田家喜雨八首〉，就很好地体现了诗人的这种“农本”思想。在这首诗中，诗人通过描写农民们喜迎降雨的情景，表达了对农民和农事的深切关怀，以及对谷物丰收的热切盼望。而在〈田家喜雨八首·其二〉中，诗人更是化用来自杜诗的人物事典——“獠奴”，来表达自己对天降及时雨的感激之情。诗人表示，当年杜甫在夔州生活的时候，当地人（包括獠奴）整天为水

16 李瀾，『星湖全集』卷1.

发愁，甚至相互争抢，但这里的农民就不用为水发愁，也不用互相争夺，因为“太空无语惟仁覆”。

人自心存物得名，谓言辛苦数椽成。
行将蜀鸟春来怨，坐听慈乌夜半鸣。
容易星霜惟用老，等闲风树总关情。
谁知正恼南云梦，不道虚堂枕簟清。¹⁷

以上是李灏的七律组诗〈次恧乌小窝韵二首〉中的第一首。在这首诗的颔联中，李灏化用了来自杜诗的意象事典——“杜鹃”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杜鹃是诗人们经常写到的一个鸟类意象。源于蜀地民间传说的望帝化鹃故事，赋予杜鹃意象以人文意义，这种人文意义由传说起初传达的哀怨、愁苦的普遍情绪，历经不同时期境遇、不同人物引用，变得愈来愈丰富，而在杜鹃意象的人文意义发展史上起到重要开拓作用的诗人便是杜甫。入蜀后，杜甫接连创作了〈杜鹃〉〈杜鹃行〉〈子规〉等集中笔墨描摹杜鹃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杜鹃情结。他在这类诗歌的创作中，把日暮途远、羁旅他乡、恋国思家等种种情感因子，统统注入到杜鹃意象之中，使它生发出故国之思。¹⁸ 李灏的〈次恧乌小窝韵二首〉，是以“恧乌小窝”为题唱和的次韵诗。李灏有一个亲戚名叫李甫，是一个人格高尚、博学多才的隐士。他新修了一间房子后，觉得自己多年漂泊在外，没有很好地孝顺父母，远不如以“反哺”著称的乌鸦，所以就给新修的房子起了个“恧乌小窝”的名字，以示自己问心有愧。李灏了解到房名的由来之后，觉得李甫这个人人品可嘉，所以在众人以“恧乌小窝”为题唱和的时候，他就以次韵的形式写了上述七律组诗，以表扬李甫的拳拳孝心。诗人在〈次恧乌小窝韵二首·其一〉的颔联前一

17 李灏，《星湖全集》卷1。

18 宋金亮.「杜甫“杜鹃诗”及其杜鹃情结」，《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0年，第96页。

句中，特意描述了“蜀鸟”意象，它是对来自杜诗的“杜鹃”意象的化用，而它又与后一句“慈乌”意象相辅相成，很好地烘托了房子主人对远在故乡的双亲的思念之情。

李瀾化用杜诗事典的作品并不多，但包括成语事典、人物事典和意象事典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杜诗事典均被诗人化用。李瀾化用杜诗事典，主要是出于丰富诗歌内容、增强诗歌表现力的需要。被李瀾化用的杜诗事典，在李瀾的诗歌作品中各得其所、各极其妙，不仅丰富了诗歌作品的思想内涵，而且增加了诗歌表达的生动性和含蓄性，达到了言简意丰、余韵盎然、耐人寻味的美学效果。

5. 结语

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是他诗歌创作中的一大特征。化用前人的诗文典故，是古代中国文人经常使用的诗文创作手法。由于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韩国古代文人在诗文创作中也经常化用中国文人的诗文典故。综观朝鲜半岛古代诗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大部分作品或多或少地化用了中国古代诗文典故。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可谓沿袭了中韩两国文人“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的诗文创作传统。

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并不是对杜诗典故的简单学习和模仿，而是对它富有创造性的“化”和“用”。具体来说，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就是将杜诗的诗语、诗句或事典化解开来，或直接借用，或重新组合，并融入自己的诗歌语境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仅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使诗歌的遣词造句变得更加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增添了诗歌的韵味和情趣。

李瀾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尽管没能达到“点铁成金”的超高境界，但至少创造出了另一种意蕴和意境，达到了“旧中出新”的化用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从“师”“造”“新”三个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李瀾化用杜诗

典故的本质意义。首先，李灏对杜诗典故的化用离不开他对杜诗的深入学习和深度理解。如前所述，李灏对杜诗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考释和论析，而且这些考释和评论都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这充分说明李灏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可谓“博览杜诗、取之有道”。其次，李灏对杜诗典故的化用，并不是由作者信手拈来，而是经过了诗人的冥思苦索和深思熟虑，经过了诗人自己的艺术创新。

李灏十分钦佩杜甫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和家国情怀，对杜甫空怀抱负的悲凉心境有着深切的体会，而且非常欣赏基于这种人格、情怀和心境的沉郁顿挫的杜诗风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李灏对杜诗典故的化用不仅仅是他学识、性格、思想、情感等诗人自我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诗人对杜诗思想情感和诗歌风格的秉承和扩展，是对杜诗艺术生命的一种跨时空、跨国界的传承和弘扬。

附1：李灏化用杜诗诗语统计表

诗语	李灏	杜甫
○借用		
“用拙”	<挽坡隐朴先生浩三首·其二> <挽韩直长德师> <寄次韵习忘斋>	<屏迹三首>
“菁华”	<旅怀二首·其二>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
“鹅黄”	<鹦鹉杯歌>	<舟前小鹅儿>
“玉立”	<雪>	<饮中八仙歌>
“鲸波”	<次希善斋八咏韵·次榆岫烽火韵>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旧雨”	<与族姪国瑞祜休诸人同赋次古韵> <挽朴教官纘五首·其四> <宗会敬次先集韵 二首·其一>	<秋述>
“误身冠”	<又题四首·其四>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寸心明”	<挽郑进士规柱三首·其二>	<柳司马至>
“琅玕”	<寄题希有斋>	<郑驸马宅宴洞中>
“宫墙塔劫”	<麻谷题察上人诗轴>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苦低垂”	<风雪>	<秋兴八首·其八>
“风流尽”	<挽郑进士汉周>	<哭李常侍峰>

“龙蛇远”	<挽李畏庵柩四首·其二>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业白”	<孟儿读书山堂次退之韵>	<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
“涪涪”	<大寒>	<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变用		
“笼中日月”- “日月笼中鸟”	<又题四首·其二>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
“病枕频移”- “病移衾枕”	<挽许进士煜三首·其二>	<峡中览物>
“杜韦乡”- “杜陵韦”	<寄洪德海重润>	<赠韦七赞善>
“枫林黑”- “枫林青”	<岩下宿>	<梦李白>

附2：李灏化用杜诗诗句统计表

诗句	李灏	杜甫
“林藪有塌翼之羽”- “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	<松螾賦>	<毒熱寄筒崔評事十六弟>
“為君結幽草”- “結草即河濱”	<記夢十首并小序·其四>	<寄岳州記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
“文藻江山古宅空”- “江山故宅空文藻”	<挽洪進士叙翰二首·其一>	<詠懷古迹五首·其二>
“風流凋喪蕙歎頻”- “一代風流盡”	<挽洪進士叙翰二首·其二>	<哭李常侍峯>
“何處雲翻兼雨覆”- “翻手作雲覆手雨”	<閑事二首·其二>	<貧交行>
“留使賓朋見顏色”- “猶疑見顏色”	<挽叔伯臨進士三首·其一>	<夢李白>
“未妨賢路阻隨肩”- “隨肩趨漏刻”	<次李來慶匯晉韻奉賀宋丈人壽升通政階四首·其二>	<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丈夫心事青冥上”- “勛業青冥上”	<白髮>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熟知鐘鼎山林判”- “鐘鼎山林各天性”	<即事>	<清明二首·其一>
“長鑿付全功”- “長鑿長鑿白木柄”	<打麥四首·其四>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其二>
“潭江峽束晴雷轉”- “峽束滄江起”	<送再从姪公瑞徵休>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川流一道嫌三渡”- “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	<記行二首·其二>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其一>

“流照虚梁讶几回”-“落月满屋梁”	<挽朴教官繹五首·其五>	<梦李白>
“广文存没见百年”-“百年见存歿”	<挽郑判事行五>	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荜阳郑公虔>
“青茭剪犀芙蓉剑”-“青茭芙蓉剑”	<挽韩直长德师>	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
“犁鋤不必吾家出”-“何必吾家操”	<两乐堂八景>	<大雨>
“灑水东西自有庄”-“灑东灑西一万家”	<题赵进士奎辅重普最高亭用其韵>	<夔州歌>
“材成不顾万牛回”-“万牛回首丘山重”	<和贞洞旧第三檀韵十二首·其九>	<古柏行>
“群公口喏天笑新”-“天笑不为新”	<挽李同知润>	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璿>
“龙溪一曲寒蛰沙”-“蛟龙欲蛰寒沙水”	<挽李同知润>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
“攫身只觉似愁胡”-“攫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鹰>	<画鹰>
“等闲看过手翻云”-“翻手作云，覆手雨”	<次黄静叔七首·其三>	<贫交行>
“洗涤箱篋不在我”-“将来洗篋篋”	<周勤歌>	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
“雨漏床床无干处”-“床床屋漏无干处”	<手伞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诗中好思量，恨不大庇天下寒”-“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手伞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附3：李灑化用杜诗事典统计表

事典	李灑	杜甫
“獠奴”	<田家喜雨八首·其二>	<示獠奴阿段>
“浣花翁”	<又题四首·其三>	“浣花翁”指杜甫
“蜀鸟”	<次恧乌小窝韵二首·其一>	<杜鹃>
“白衣苍狗”	<可欢>	<弹乌曲>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Allusion Use of
Du Fu's poems by Lee Ik of the Joseon Dynasty**

Cui Hailia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 Shuiyong(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Lee Ik was a great poet and poetry critic of the Joseon Dynasty. Lee lived in the latter period of Joseon Dynasty, in which the literary world was full of "learning from Tang Dynasty". The most highly prized poet by Lee was Du Fu and his poems. It can be said that Lee's poetry criticism and poetry creation activities are inseparable from his research and acceptance of Du poetry. The deep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Du Fu led Lee to regard Du's poems as a model of learning and accepted in his own poetic practice. Lee often used allusions of Du's poems in his poems as an important way to learn and accept Du's poems, including words and stories in Du's poems. The words, sentences or events in Du's works were explained, or directly borrowed or reassembled to create new consonant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poet. By internalized changing the form of Du's words and phrases, he created a new meaning and realized using the old and creating the new. Therefore, about the use of Du's classical works, its essential meaning and artistic merit can be understood and grasp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Teaching", "Creating" and "New". On a certain degree, Lee's use of the Du's words and events was another embodiment of his learning, character, thoughts and emotion, as well as a trans-temporal and transnational inheritance of Du's artistic life. In terms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creation, it is an excellent way for poets to realize the spiritual interface with Du Fu, as

a connection crossing space, time and cultures.

Key words: Lee Ik, Du Fu's poetry, literary quotation of words, literary quotation of events, assimilation

[参考文献]

■ 基本资料

李瀼,『星湖全集』

杜甫,『杜甫诗集』

■ 单行本

蔡美花·赵季,『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蔡美花·孙德彪,『中韩文论关联研究』(上),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

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钱注杜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韩祐勋,『星湖李瀼研究』,首尔:首尔大学出版社,1980.

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金柄民·徐东日,『朝鲜实学派文学与中国之关联研究』(上),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

卞健行·陈永明·吴淑钿,『韩国诗话论中国诗资料选粹』,北京:中华书局,2002.

童庆炳,『文学理论课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闻一多,『唐诗杂论』,上海:中华书局,2003.

萧涤非,『杜甫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0.

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안대회,『조선후기시화사연구』,국학자료원,1995.

■ 论文

宋金亮,「杜甫“杜鹃诗”及其杜鹃情结」,『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0,96-101页.

王成,「朝鲜诗家李瀼论杜诗」,『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2016,52-56页.

- 王 成, 「朝鮮李瀼與清代趙翼詩評視野中的李白詩歌論」, 『河西學院學報』, 第3期, 2011, 16-118頁.
- 王 成, 「朝鮮詩家李瀼對韓愈詩學觀的審美批判」, 『牡丹江大學學報』, 第4期, 2011, 33-37頁.
- 謝寶森, 「朝鮮實學大師李瀼的哲學思想初探」, 『浙江學刊』第6期, 1982, 82-87頁.
- 徐東日, 「朝鮮李朝時期: 中朝兩國詩歌文學之矣聯」, 『東疆學刊』第2期, 1998, 3-5頁.
- 姚奎·楊中川, 「李瀼“星湖篋說”中的杜詩評論」, 『阿爾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 2017, 87-92頁.
- 張維華, 「“用典”在古典詩歌中的運用」, 『新世界中國教育發展論壇』第2卷, 2007, 827頁.
- 崔博光, 「星湖李瀼의 詩論—實學派文學觀의 一端」, 『우리文學研究』3, 우리 문학회, 1978, 67-82면.
- 김종석, 「성호 이익의 철학사상에 있어서 실천성의 의미」, 『국학연구』33, 한국국학연구원, 2017, 131-164면.
- 김동준, 「星湖 李瀼의 詩文學 研究」, 『한국한시작가연구』16, 한국한시학회, 2012, 5-51면.
- 김용란, 「星湖 李瀼의 문학론 연구」, 『한문고전연구』2, 한국한문고전학회, 1990, 170-197면.
- 김지영, 「조선 李瀼의 《星湖篋說》에 나타난 唐詩 평가 연구」, 『중국어문논역총간』37, 중국어문논역학회, 2015, 107-137면.
- 원재린, 「星湖李瀼의 政治改革論: 立法蕩平論과 蕩平策」, 『民族과 文化』9, 한양대학교 민족학연구소, 2000, 267-281면.
- 이세현, 「《星湖篋說》에 나타난 李瀼의 문학론 연구」, 『복현한문학』7, 경북대학교 복현한문학연구회, 1991, 149-209면.
- 전도웅, 「성호 이익의 과거제도 개혁론」, 『용인대학교 논문집』13, 용인대

학교, 1997, 85-126면.

정도상, 「성호 이익의 두시이해에 대한 일고찰」, 『한문학논집』21, 근역한
문학회, 2003, 27-56면.

최영성, 「성호 이익의 역사인식」, 『한국사상과 문화』4, 한국사상문화학회,
1999, 175-200면.

최석기, 「성호 이익의 시경학」, 성균관대학교 박사논문, 1993.

송갑준, 「星湖李滉哲學研究」, 고려대학교 박사논문, 1991.

■ 其他資料

한국고전종합DB <http://db.itkc.or.kr>